

全本

二十四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金史



(元)脱脱 著

金史

延边人民出版社

金史目录

金史卷一	本纪第一	(1)
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	(4)
金史卷三	本纪第三	(8)
金史卷四	本纪第四	(12)
金史卷五	本纪第五	(16)
金史卷六	本纪第六	(22)
金史卷七	本纪第七	(28)
金史卷八	本纪第八	(32)
金史卷九	本纪第九	(37)
金史卷十	本纪第十	(41)
金史卷十一	本纪第十一	(44)
金史卷十二	本纪第十二	(47)
金史卷十三	本纪第十三	(51)
金史卷十四	本纪第十四	(53)
金史卷十五	本纪第十五	(57)
金史卷十六	本纪第十六	(61)
金史卷十七	本纪第十七	(65)
金史卷十八	本纪第十八	(68)
金史卷十九	本纪第十九	(71)
金史卷二十	列传第一	(73)
金史卷二十一	列传第二	(76)
金史卷二十二	列传第三	(80)
金史卷二十三	列传第四	(83)
金史卷二十四	列传第五	(85)
金史卷二十五	列传第六	(88)
金史卷二十六	列传第七	(90)
金史卷二十七	列传第八	(92)
金史卷二十八	列传第九	(94)
金史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	(97)
金史卷三十	列传第十一	(101)
金史卷三十一	列传第十二	(105)
金史卷三十二	列传第十三	(109)
金史卷三十三	列传第十四	(111)
金史卷三十四	列传第十五	(115)
金史卷三十五	列传第十六	(117)
金史卷三十六	列传第十七	(119)
金史卷三十七	列传第十八	(122)

金史卷三十八	列传第十九	(125)
金史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	(128)
金史卷四十	列传第二十一	(132)
金史卷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135)
金史卷四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138)
金史卷四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140)
金史卷四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143)
金史卷四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146)
金史卷四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150)
金史卷四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154)
金史卷四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157)
金史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	(160)
金史卷五十	列传第三十一	(164)
金史卷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168)
金史卷五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171)
金史卷五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175)
金史卷五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178)
金史卷五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181)
金史卷五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185)
金史卷五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188)
金史卷五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191)
金史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	(195)
金史卷六十	列传第四十一	(199)
金史卷六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202)
金史卷六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205)
金史卷六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208)
金史卷六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212)
金史卷六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216)
金史卷六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221)
金史卷六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225)
金史卷六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228)
金史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	(232)
金史卷七十	列传第五十一	(235)
金史卷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239)
金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242)
金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244)
金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247)
金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249)
金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253)
金史卷七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256)
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259)

金史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	(263)
金史卷八十	列传第六十一.....	(266)
金史卷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269)
金史卷八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272)
金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275)
金史卷八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277)
金史卷八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279)
金史卷八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282)
金史卷八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285)
金史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287)
金史卷八十九	列传第七十.....	(289)
金史卷九十	列传第七十一.....	(293)
金史卷九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	(296)
金史卷九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	(299)

金史卷一

本纪第一

世纪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吉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勣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开元中，来朝，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领黑水经略使。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独与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懒。其后胡十门以曷苏馆归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盖自谓阿古乃之后。石土门、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败辽兵于境上，获耶律谢十，乃使梁福、幹答刺招谕渤海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盖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怨家从之。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匹、犏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真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既备偿如约，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赘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幹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天会十四年，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谥始祖懿宪景元皇帝。

子德帝，讳乌鲁。天会十四年，追谥德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熙陵。五年，增谥渊穆玄德皇帝。

子安帝，讳跋海。天会十四年，追谥安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建陵。五年，增谥和靖庆安皇帝。

子献祖，讳绥可。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柴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天会十四年，追谥定昭皇帝，庙号献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辉陵。五年，增谥献祖纯烈定昭皇帝。

子昭祖，讳石鲁，刚毅质真。生女真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已被执，叔父谢里忽知部众将杀昭祖，曰：“吾兄干，贤人也，必能承家，安辑部众，此辈奈何辄欲坑杀之。”亟往，弯弓矢射于众中，劫执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

昭祖稍以条教为治，部落浸强。辽以惕隐官之。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还经仆燕水。“仆燕”，汉语恶疮也。昭祖恶其地名，虽已困惫，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寝于村舍。有盗至，遂中夜启行，至逼刺纪村止焉。是夕，卒。载柩而行，遇贼于路，夺柩去。部众追贼与战，复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复来袭之，垂及，蒲虎问诸路人曰：“石鲁柩去此几何？”其人曰：“远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于是乃得归葬焉。生女真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天会十五年，追谥成襄皇帝，庙号昭祖。皇统四年，藏号安陵。五年，增谥昭祖武惠成襄皇帝。

子景祖，讳乌古乃。辽太平元年辛酉岁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懒、统门、耶懒、土骨伦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是时，辽之边民有逃而归者。及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铁勒、乌惹多不肯徙，亦逃而来归。辽使曷鲁林牙将兵来索遁逃之民。景祖恐辽兵深入，尽得山川道路险易，或将图之，乃以计止之曰：“兵若深入，诸部必惊扰，变生不测，通户亦不可得，非计也。”曷鲁以为然，遂止其军，与曷鲁自行索之。

是时，邻部虽稍从，孩懒水乌林答部石显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计告于辽主。辽主遣使责让石显。石显乃遣其子婆诸刊入朝。辽主厚赐遣还。其后石显与婆诸刊入见辽主于春搜。辽主乃留石显于边地，而遣婆诸刊还所部。景祖之谋也。

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唐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也。”辽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辽主将刻印与之。景祖不肯系辽籍，辞曰：“请俟他日。”辽主终欲与之，遣使来。景祖诡使部人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用是以拒之，辽使乃还。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

生女真旧无铁，邻国以甲冑来鬻者，颇受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幹泚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

景祖为人宽恕，能容物，平生不见喜怒。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时，有畔去者，遣人谕诱之。畔者曰：“汝主，活罗也。”“活罗”，吾能获之，吾岂能为活罗屈哉。“活罗”，汉语慈鸟也，北方有之，状如大鸡，善啄物，见马牛羶脊间有疮，啄其脊间食之，马牛辄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快佚过人，时人呼曰活罗，故彼以此訛之，亦不以介意。其后訛者力屈来降，厚赐遣还。曷懒水有率众降者，录其岁月姓

名,即遣去,俾复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

辽咸雍八年,五国没撚部谢野勒董畔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冻。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道中遇通亡,要遮险阻,昼夜拒战,比至部已惫。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陈败谢野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年五十四。天会十四年,追谥惠桓皇帝,庙号景祖。皇统四年,祔号定陵。五年,增谥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第二子袭节度使,是为世祖,讳劬里钵。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劬者,次世祖,次劬孙,次肃宗,次穆宗。及当异居,景祖曰:“劬者柔和,可治家务。劬里钵有器量智识,何事不成。劬孙亦柔善人耳。”乃命劬者与世祖同居,劬孙与肃宗同居。景祖卒,世祖继之。世祖卒,肃宗继之。肃宗卒,穆宗继之。穆宗复传世祖之子,至于太祖,竟登大位焉。

世祖,辽重熙八年己卯岁生。辽咸雍十年,袭节度使。景祖异母弟跋黑有异志,世祖虑其为变,加意事之,不使将兵,但为部长。跋黑遂诱桓赭、散达、乌春、窝谋罕为乱,及间诸部使贰于世祖。世祖犹欲抚慰之,语在跋黑、桓赭等传中。世祖尝买加古部锻工乌不屯被甲九十,乌春欲托此以为兵端,世祖还其甲,语在《乌春传》。部中有流言曰:“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劬里钵、颇刺淑。”世祖闻之,疑焉,无以察之,乃佯为具装,欲有所往者,阴遣人扬言曰:“寇至。”部众闻者莫知虚实,有保于跋黑之室者,有保于世祖之室者,世祖乃尽得兄弟部属向背彼此之情矣。

间数年,乌春来攻,世祖拒之。时十月己半,大雨累昼夜,冰渐覆地,乌春不能进。既而悔曰:“此天也。”乃引兵去。乌春舍于阿里矮村浑不乃家,而以兵围其弟胜昆于胡不村。兵退,胜昆执其兄浑不乃,而请莅杀于世祖,且请免其孥戮。从之。

桓赭、散达亦举兵,遣肃宗拒之。当是时,乌春兵在北,桓赭兵在南,其势甚盛。戒之曰:“可和则与之和,否则决战。”肃宗兵败。会乌春以久雨解去,世祖乃以偏师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覆桓赭、散达之家。明日,大雾晦冥,失道,至婆多吐水乃觉。即还至舍很、贴割之间,升高阜望之,见六骑来,大呼,驰击之。世祖射一人毙,生获五人,问之,乃知卜灰、撒骨出使助桓赭、散达者也。世祖至桓赭、散达所居,焚荡其室家,杀百许人,旧将主保亦死之。比世祖还,与肃宗会,肃宗兵又败矣。世祖让肃宗失利之状。遣人议和。桓赭、散达曰:“以尔盈歇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与我,我则和。”二马皆女真名马,不许。

桓赭、散达大会诸部来攻,过裴满部,以其附于世祖也,纵火焚之。蒲察部沙祗勒董、胡补答勒董使阿喜来告难,世祖使之跪从以自全,曰:“战则以旗鼓自别。”世祖往御桓赭之众,将行,有报者曰:“跋黑食于爱妾之父家,肉张咽,死矣。”乃遣肃宗求援于辽,遂率众出。使辞不失取海姑兄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贰于桓赭矣,欲并取其众,径至海姑。侦者报曰:“敌已至。”将战,世祖戒辞不失曰:“汝先阵于脱豁改原,待吾三扬旗,三鸣鼓,即弃旗决战。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满胡喜牵大紫骝马以为贰马,驰至阵。时桓赭、散达盛强,世祖军吏未战而惧,皆植立无人色。世祖阳阳如平常,亦无责让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调羹水饮之。有顷,训励之,军事复振。乃避众独引穆宗,执其手密与之言曰:“今日之事,若胜则已,万一有不胜,吾必无生。汝今介马遇观,勿预战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顾恋亲戚,亟驰马奔告汝兄颇刺淑,于辽系籍受印,乞师以报此仇。”语毕,袒袖,不被甲,以緇袍垂掩护前后心,张弓提剑,三扬旗,三鸣鼓,弃旗搏战,身为军锋,突入敌阵,众从之。辞不失从后奋击,大败之。乘胜逐之,自阿不穹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为之赤,弃车马牛军实尽获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虽纵之去,败军之气没世不振。”乃引军还。世祖视其战地,驰突成大路,阔且三十陵。手杀九人,自相重积,人皆异之。桓赭、散达自此不能复聚,未几,各以其属来降,辽大安七年也。

初,桓赭兄弟之变,不术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助之。至是,招之,不肯和。卜灰之党石鲁遂杀卜灰来降。撒骨出追蹙亡者,遣傍人潜射之,中口而死。自是旧部悉归。景祖时,斡勒部人杯乃来属,及是,有他志。会其家失火,因以纵火诬欢都,世祖征偿如约。杯乃不自安,遂结乌春、窝谋罕举兵。使肃宗与战,败之,获杯乃,世祖献之于辽。

腊酷、麻产侵掠野居女真,略来流水牧马。世祖击之,中四创,久之疾愈。腊酷等复略穆宗牧马,交结诸部。世祖复伐之,腊酷等皆降,乃旋。腊酷得姑里甸兵百十有七人,据喜楼水守险,石显于婆诸刊亦在其中。世祖围而克之,尽获姑里甸兵。麻产遁去。遂擒腊酷及婆诸刊,皆献之辽。既已,复请之,辽人与之,并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

欢都大破乌春等于斜堆,故石、拔石皆就擒。世祖自将与欢都合兵岭东,诸军皆至。是时,乌春已前死,窝谋罕请于辽,愿和解。既与和,复来袭,乃进军围之。窝谋罕弃城遁去。破其城,尽俘获之,以攻差次分赐诸军。城始破,议渠长生杀,众皆长跪,辽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长刀突前咫尺,谓世祖曰:“勿杀我。”辽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动,执其人之手,语之曰:“吾不杀汝也。”于是罚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罚既已,乃徐使执突前者杀之。其胆勇镇物如此。

师还,寝疾,遂笃。元娶拿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岁耳。”肃宗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三年。”肃宗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谓曰:“乌雅束柔善,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辽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卒。袭位十九年,年五十四。明年,拿懒氏卒。又明年,肃宗卒。肃宗病笃,叹曰:“我兄真多智哉。”

世祖天性严重,有智识,一见必识,暂闻不忘。凝寒不缩栗,动止不回顾。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尝乘醉骑驴入室中,明日见驴足迹,问而知之,自是不复饮酒。袭位之初,内外溃叛,缔交为寇。世祖乃因败为功,变弱为强。既破桓赭、散达、乌春、窝谋罕,基业自此大矣。天会十五年,追谥圣肃皇帝,庙号世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永陵。五年,增谥世祖神武圣肃皇帝。

母弟颇刺淑袭节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为肃宗。辽重熙十一年壬午岁生。在父兄时号国相。国相之称不知始何时。初,雅达为国相。雅达者,桓赭、散达之父也。景祖以币马求之于雅达,而命肃宗为之。

肃宗自幼机敏善辩。当其兄时,身居国相,尽心匡辅。是时,叔父跋黑有异志,及桓赭、散达、乌春、窝谋罕、石显父子、腊酷、麻产作难,用兵之际,肃宗屡当一面。尤能知辽人国政人情。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宗专心焉。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辞,译者传致之,往往为译者错乱。肃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实告译者。译者惑之,

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官吏听者皆愕然,问其故,则为卑辞以对曰:“鄙陋无文,故如此。”官吏以为实然,不复疑之,是以所诉无不如意。

桓赫、散达之战,部人赛罕死之,其弟活罗阴怀忿怨。一日,忽以剑脊置肃宗项上曰:“吾兄为汝辈死矣,到汝以偿,则如之何?”久之,因其兄恚至,遂怒而攻习不出,习不出走避之。攻肃宗于家,矢注次室之楣,著于门扉。复攻欢都,欢都衷甲拒于室中,既不能入,持其门毡而去,往附杯乃。杯乃诱乌春兵度岭,世祖与遇于苏素海甸。世祖曰:“予昔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中有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命肃宗及斜列、辞不失与之战。肃宗下马,名呼世祖,复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监之。”语毕再拜。遂往火束缁。顷之,大风自后起,火益炽。是时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烟焰涨天。我军随烟冲击,大败之。遂获杯乃,囚而献诸辽。并获活罗。肃宗释其罪,左右任使之,后竟得其力焉。

大安八年,自固相袭位。是时,麻产尚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诱纳亡命。招之,不听,遣康宗伐之。太祖别军取麻产家属,擒釜无遗。既获麻产,杀之,献馘于辽。陶温水民来附。

二年癸酉,遣太祖以偏师伐泥匿古部帅水抹离海村跋黑、播立开,平之,自是寇贼皆息。

三年八月,肃宗卒。天会十五年,追谥穆宪皇帝。皇统四年,藏号泰陵。五年,增谥肃宗明睿穆宪皇帝。

母弟穆宗,讳盈歌,字乌鲁完,景祖第五子也。南人称“扬割太师”,又曰扬割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又曰扬割号仁祖。金代无号仁祖者,穆宗讳盈歌,谥孝平,“盈”近“扬”,“歌”近“割”,南北音讹。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称。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

穆宗,辽重熙二十二年癸巳年生。肃宗时擒麻产。辽命穆宗为详稳。大安十年甲戌,袭节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劬者子撒改为国相。

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勒董与温都部人跋忒有旧,跋葛以事往,跋忒杀跋葛。使太祖率师伐跋忒,跋忒亡去,追及,杀之星显水。乞石烈部阿疎,毛路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疎,撤改以偏师攻忒恩城,拔之。阿疎初闻来伐,乃自诉于辽。遂留劬者守阿疎城,穆宗乃还。会陶温水、徒笼古水乞石烈部阿阔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辽诏穆宗讨之,阿阔版等据险立栅。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攻之。数日,入其城,出辽使存者数人,俾之归。

统门、浑蠢水之交乌古论部留可、诈都与苏滨水乌古论敌库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纳根涅之子钝恩亦亡去。于是两党作难。八月,撤改为都统,辞不失、阿里合意、斡带副之,以伐留可、诈都、坞塔等。漫都河、石土门伐敌库德。撤改欲先平边地城堡,或欲先取留可,莫能决。乃命太祖往。钝恩将援留可,乘漫都河兵未集而攻之。石土门军既与漫都河会,迎击钝恩,大败之,降米里迷石罕城,获钝恩、敌库德,释弗杀。太祖度盆掬岭,与撤改会,攻破留可城,留可已先往辽矣,尽杀其城中渠长。还围坞塔城。坞塔先已亡在外,城降于军,诈都亦降于蒲家奴,于是抚宁诸路如旧时。太祖因致穆宗,教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命胜管、丑阿等抚定乙离骨岭注阿门水之西诸部居民,又命斡带及偏裨悉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盗而还。

七年庚辰,劬者守阿疎城,毛路来降。阿疎犹在辽,辽使使来罢兵。未到,穆宗使乌林答石鲁往佐劬者,戒之曰:“辽使来罢兵,但换我军衣服旗帜与阿疎城中无辨,勿令辽使知之。”因戒劬者曰:“辽使可以计却。勿听其言遽罢兵也。”辽使果来罢兵。穆宗使蒲察部胡鲁勃董、遡逊李董与俱至阿疎城。劬者见辽使,诡谓胡鲁、遡逊曰:“我部族自相攻击,于汝等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授刺杀胡鲁、遡逊所乘马。辽使惊骇遽走,不敢回顾,径归。居数日,破其城。狄故保还自辽,在城中,执而杀之。阿疎复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乙烈来。穆宗至来流水兴和村,见乙烈。问阿疎城事,命穆宗曰:“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穆宗与僚佐谋曰:“若楼阿疎,则诸部不复可号令任使也。”乃令主隈、禿答两水之民阳为阻绝鹰路,复使警发德部节度使言于辽曰:“欲开鹰路,非生女真节度使不可。”辽不知其为穆宗谋也,信之,命穆宗讨阻绝鹰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穆宗声言平鹰路,吹于土温水而归。是岁,留可来降。

八年辛巳,辽使使持赐物来赏平鹰路之有功者。

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辽赐,给主隈、禿答之民,且修鹰路而归。冬,萧海里叛,入于系案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斡达刺来结和,曰:“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穆宗执斡达刺。会辽命穆宗捕讨海里,穆宗送斡达刺于辽,募军得甲千余。女真甲兵之数,始见于此,盖未尝满千也。军次混同水,萧海里再使人来,复执之。既而与海里遇。海里逼问曰:“我使者安在?”对曰:“与后人偕来。”海里不信。是时,辽追海里兵数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谓辽将曰:“退尔军,我当独取海里。”辽将许之。太祖策马突战。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堕马下,执而杀之,大破其军。使阿离合意献馘于辽。金人自此知辽兵之易与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于是以先登并有功者为前行,次以诸军护俘获归所部。穆宗朝辽主于渔所,大被嘉赏,授以使相,锡予加等。

十年癸未,二月,穆宗还。辽使使授从破海里者官赏。高丽始来通好。十月二十九日,穆宗卒,年五十有一。

初,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议,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禿答,金盖盛于此。天会十五年,追谥孝平皇帝,庙号穆宗。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献陵。五年,增谥章顺孝平皇帝。

兄子康宗,讳乌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长子也。辽清宁七年辛丑岁生。乾统三年癸未,袭节度使,年四十三。穆宗末年,阿疎使达纪诱扇边民,曷懒甸人执送之。穆宗使石适欢抚纳曷懒甸,未行,穆宗卒,至是遣焉。先是,高丽通好,既是颇有隙,高丽使来请议事,使者至高丽,拒而不纳。五水之民附于高丽,执团练使十四人,语在《高丽传》中。

二年甲申,高丽再来伐,石适欢再破之。高丽复请和,前所执团练十四人皆遣归,石适欢抚定边民而还。苏滨水民不听命,使斡带等至活罗海川,召诸官僚告谕之。含国部苏滨水居斡带勒董不至。斡带部、取德部既至,复亡去。坞塔遇二部于马纪岭,执之而来,逐伐斡带,克之。斡带进至北琴海,攻拔泓忒城,乃还。

四年丙戌,高丽遣黑欢方石来贺袭位,遣杯鲁报之。高丽约还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胜昆往受之。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未攻。斡带败之。斡带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带复败之。

高丽约以还遁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

七年己丑,岁不登,减盗贼征偿,振贫乏者。

十一年癸巳,康宗卒,年五十三。天会十五年,追谥恭简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乔陵。五年,增谥康宗献敏恭简皇帝。

赞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庙,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妇而生二男一女,岂非天耶。景祖不受辽籍辽印,取雅达“国相”以与其子。世祖既破桓赭、散达,辽政日衰,而以太祖属之穆宗。其思虑岂不深远矣夫。

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

太祖

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简皇后拿懒氏。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困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尤爱之。世祖与腊醅、麻产战于野鹑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发而抚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尝宴吃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河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识焉。

世祖伐卜灰,太祖固辞不失请从行。世祖不许而心异之。乌春既死,窝谋罕请和。既请和,复来攻,遂围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城中望而识之。壮士太峪乘骏马持枪出城,驰刺太祖。太祖不及备,舅氏活腊胡驰出其间,击太峪,枪折,刺中其马。太峪仅得免。尝与沙忽带出营杀略,不令世祖知之。且还,敌以重兵追之。独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与人等,马一跃而过,追者乃还。

世祖寝疾。太祖以事如辽统军司。将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太祖往见曷鲁驺古统军,既毕事,前世祖没一日还至家。世祖见太祖来,所请事皆如志,喜甚,执太祖手,抱其颈而抚之,谓穆宗曰:“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远出而归,穆宗必亲逐之。

世祖已擒腊醅,麻产尚据直屋堡水。肃宗使太祖先取麻产家属,康宗至直屋堡水围之。太祖会军,亲获麻产,献献于辽。辽命太祖为详稳,仍命穆宗、辞不失、欢都为详稳。久之,以偏师伐泥庞古部跋黑、播立开等,乃以达涂阿为乡导,沿帅水夜行袭之,酋其妻子。

初,温都部跋忒杀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辞,谓穆宗曰:“昨夕见赤祥,此行必克敌。”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冻之间,杀之。军还,穆宗亲逐太祖于霭建村。

撒改以都统伐留可,谩都河合石土门伐敌库德。撒改与将佐议,或欲先平边地部落城堡,或欲径攻留可城,议不能决,愿得太祖至军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军之未发者止有甲士七十,尽以界汝。”谩都河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门未到,土人欲执谩都河以与敌,使来告急,遇太祖于斜堆甸。太祖曰:“国兵尽在此矣。使敌先得志于谩都河,后虽种诛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与之。太祖以三十人诣撒改军。道遇人曰:“敌已据盆蝼岭南路矣。”众欲由沙偏岭往,太祖曰:“汝等畏敌邪?”既度盆蝼岭,不见敌,已而闻敌乃守沙偏岭以拒我。及至撒改军,夜急攻之,迟明破其众。是时留可、坞塔皆在辽。既破留可,还攻坞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过盆蝼岭,经坞塔城下,从骑有后者,坞塔城人攻而夺之釜。太祖驻马呼谓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漫言曰:“公能来此,何忧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于汝手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辈谁敢毁详稳之器也。”遣籍家奴招诈都,诈都乃降,释之。

穆宗将伐萧海里,募兵得千余人。女真兵未尝满千,至是,太祖勇气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图也。”海里来战,与辽兵合,因止辽人,自为战。勃海留守以甲赠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问何为不受。曰:“被彼甲而战,战胜则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讯事,号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启之。

康宗七年,岁不登,民多流享,强者转而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

岁癸巳十月,康宗梦逐狼,屡发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梦问僚佐,众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

辽使阿息保来,曰:“何以不告丧?”太祖曰:“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他日,阿息保复来,径骑至康宗殡所,闻辍马,欲取之。太祖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既而辽命久不至。辽主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吃石烈阿疎既奔辽,穆宗取其城及其部众。不能归,遂与族弟银术可、辞里罕阴结南江居人浑都仆速欲与俱亡入高丽。事觉,太祖使夹古撒喝捕之,而银术可、辞里罕先为辽戊所获,浑都仆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还。

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辽使使来致哀节度之命。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疎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籍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至是,复遣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术可往索阿疎。习古乃等还,具言辽主骄肆废弛之状。于是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辽统军司闻之,使节度使捏哥来问状,曰:“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飭守备,将以谁御?”太祖答之曰:“设险自守,又何问哉。”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

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通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疎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统军萧挾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

太祖闻之，使仆帖刺复索阿疎，实观其形势。仆帖刺还言：“辽兵多，不知其数。”太祖曰：“彼初调兵，岂能遽集如此。”复遣胡沙保往，还言：“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谓诸将佐曰：“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众皆曰：“善。”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貽我忧，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觞为寿。即奉后率诸将出门，举觞东向，以辽人荒肆，不归阿疎，并已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爵毕，后命太祖正坐，与僚属会酒，号令诸部。使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募两路系辽籍女真，实不迭往完睹路执辽障虜官达鲁古部副使薛列、宁江州渤海大家奴。于是达鲁古部实里馆来告曰：“闻举兵伐辽，我部谁从？”太祖曰：“吾兵虽少，旧国也，与汝邻境，固当从我。若畏辽人，自往就之。”

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辽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马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遂命诸将传檄而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梏下，家属无赦。”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裹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

将至辽界，先使宗干督士卒夷堞。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众少却，敌兵直犯中军。斜也出战，哲垓先驱。太祖曰：“战不可易也。”遣宗干止之。宗干驰出斜也前，控止哲垓马，斜也遂与俱还。敌人从之，耶律谢十坠马，辽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毙，并射谢十中之一。有骑突前，又射之，彻扎洞胸。谢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饮矢之半，愤而死。获所乘马。宗干与数骑陷辽军中，太祖救之，免胄战。或白傍射之，矢拂于颞。太祖顾见射者，一矢而毙。谓将士曰：“尽敌而止。”众从之，勇气百倍。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撤改在别路，不及会战，使人以战胜告之，而以谢十马赐之。撤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

进军宁江州，诸军填堞攻城。宁江人自东门出，温迪痕阿徒罕邀击，尽殪之。十月朔，克其城，获防御使大药师奴，阴纵之，使招谕辽人。铁骊部来送款。次来流城，以俘获赐将士。召渤海梁福、斡答刺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使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

师还，谒宣靖皇后，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赏产给将士。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猛安。酬斡等抚定谗谋水女真。斡古酋长胡苏鲁以城降。

十一月，辽都统萧札里、副都统挾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槌而行。黎明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钵，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辽人尝言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

斡鲁古败辽兵，斩其节度使挾不野。仆帖等攻宾州，拔之。兀惹雏鹤室来降。辽将赤狗儿战于宾州，仆帖、浑黠败之。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补、蒲察夏散赤狗儿、萧乙薛军于祥州东。斡忽、急塞两路降。斡鲁古败辽军于咸州西，斩统军实娄于阵。完颜娄室克咸州。

是月，吴乞买、撤改、薛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懣、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丙子，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民以归。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留娄室、银术可守黄龙，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辽使僧家奴来议和，国书斥上名，且使为属国。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瑞，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跃。进逼达鲁古城。上登高望辽兵若连云灌木状，顾谓左右曰：“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遂趋高阜为阵。宗雄以右翼先驰辽左军，左军却。左翼出阵后，辽右军皆力战。娄室、银术可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宗翰请以中军助之。上使宗干往为疑兵。宗雄已得利，击辽右军，辽兵遂败。乘胜追蹙，至其营，会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军溃围出，逐北至阿娄冈。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是役也，辽人本欲屯田，且战且守，故并其耕具获之。

二月，师还。

三月辛未朔，猎于寥晦城。

四月，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

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六月己亥朔，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使降。

七月戊辰，以弟吴乞买为诸班勃极烈，国相撤改为国论勃极烈，薛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吴勃极烈。甲戌，辽使薛刺以书来，留之不遣。九百奚营来降。

八月戊戌，上亲征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上使一人遣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水及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黄龙府为济州，军曰利涉，盖以太祖涉济故也。

九月，克黄龙府，遣薛刺还，遂班师。至江，径渡如前。丁丑，至自黄龙村。己卯，黄龙见空中。癸巳，以国论勃极烈撤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阿离合懣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斡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等将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钵。上自将御之。

十二月己亥，行次爰刺，会诸将议。皆曰：“辽兵号七十万，其锋未易当。吾军远来，人马疲乏，宜驻于此，深沟高垒以待。”上从之。遣迪古乃、银术可镇达鲁古。丁未，上以骑兵亲候辽军，获督响者，知辽主以张奴叛，西还二日矣。是日，上还至熟结冻，有光见于矛端。戊申，诸将曰：“今辽主既还，可乘急追击之。”上曰：“敌来不迎战，去而追之，欲以此为勇邪？”众皆悚愧，愿自效。上复曰：“诚欲追敌，约资以往，无事怵惧。若破敌，何求不得。”众皆奋跃，追及辽主于护步钵冈。是役也，兵止二万。上曰：“彼众我寡，兵不或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战。兵数交，左翼合而攻之。辽兵大溃。我师驰之，横在其中。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輿辇辂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是战，斜也援矛杀数十人，阿离本被围，温迪罕、迪忽迭以四谋克兵出之，完颜蒙剌被数创，力战不已，功皆论最。萧特末等焚营遁去。遂班师。夹谷撒喝取开州。婆卢火下特邻城，辞里罕降。

二月正月戊子，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

闰月，高永昌据东京，使挾不野来求援。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求保州。诏许自取之。

二月己巳，诏曰：“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

四月乙丑，以韩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咸州路都统韩鲁古讨高永昌。胡沙补等被害。

五月，韩鲁等败永昌，挾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真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以韩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阿徒罕破辽兵六万于照散城。

九月己亥，上猎近效。乙巳，南路都统韩鲁来见于婆卢买水。始制金牌。

十二月庚申朔，诸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天辅元年正月，开州叛，加古撒喝等讨平之。国论吴勃极烈斜也以兵一万取泰州。

四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将兵二万，会咸州路都统韩鲁古击之。

五月丁巳，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

七月戊申，以完颜论知东京事。

八月癸亥，高丽遣使来请保州。

十二月甲子，韩鲁古等败耶律捏里兵于漠黎山，拔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是月，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略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界下邑。”

二年正月庚寅，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使散睹如宋报聘，书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来攻，得者有之。”

二月癸丑朔，辽使耶律奴哥等来议和。辛酉，勃董迪古乃、娄室来见。上以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皆杖之。勃里保、双古等言，咸州都统韩鲁古知辽主在中京而不进讨，当粮丰足而不以实闻，攻显州时所获生口财畜多自取。

三月癸未朔，命阁哥代为都统而鞠治之。韩鲁古坐降谋克。壬辰，辽使耶律奴哥以国书来。庚子，以娄室言黄龙地僻且远，宜重戍守，乃命合谖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

四月辛巳，辽使以国书来。

五月丙申，命胡突袞如辽。

六月甲寅，诏有司禁民凌虐典庸良人，及倍取赎直者。甲戌，辽通、棋、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

七月癸未，诏曰：“匹里水路完颜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乏之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鱼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胡突袞还自辽。耶律奴哥复以国书来。丙申，胡突袞如辽。辽户二百来归，处之泰州。诏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谕未降者。仍诏达鲁古部勃董辞列：“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从便安居，给以官粮，毋辄动扰。”

八月，胡突袞还自辽。耶律奴哥、突迭复以国书来。

九月戊子，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闰月庚戌朔，以降将霍石、韩庆和为千户。九百奚部萧宝、乙辛，北部讹里野，汉人王六儿、王伯龙，契丹特末、高从佑等，各率众来降。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十月癸未，以龙化州降者张应古、刘仲良为千户。乙未，咸州都统司言，汉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千户。

十二月甲辰，遣勃董术勃以定辽地谕高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辽懿州节度使刘宏以户三千并执辽候人来降，以为千户。川州寇二万已降复叛，纥石烈黑里击破之。

三年正月甲寅，东京人为质者永吉等五人结众叛。事觉，诛其首恶，余皆杖百，没入在行家属资产之半。诏知东京事幹论，继有犯者并如之。丙辰，诏暨古勃董酬幹曰：“胡鲁古，迭八合二部来送款，若等先时不无交恶，自今毋相侵扰。”

三月，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戌，诏咸州路都统司曰：“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还在异境，朕甚悯之。今既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

六月辛卯，辽遣太傅习泥烈等奉册玺来，上摘册文不合者数事复之。散睹还自宋。宋使马政及其子宏来聘。散睹受宋团练使，上怒，杖而夺之。宋使还，复遣学董辞列、曷鲁等如宋。

七月辛亥，辽入杨询卿、罗子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

八月己丑，颁女真字。

九月,以辽册礼使失期,诏诸路军过江屯驻。

十一月,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刺古、习显慎固营垒。

四年二月,薛烈、曷鲁还自宋。宋使赵良嗣、王晖来议燕京、西京地。

三月甲辰,上谓群臣曰:“辽人屡败,遣使求成,惟饰虚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其令威州路统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辛酉,诏威州路都统司曰:“朕以辽国和议无成,将以四月二十五日进师。”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闾母以余兵来会于浑河。辽习泥烈以国书来。

四月乙未,上自将伐辽。以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等从行。

五月甲辰,次浑河西,使宗雄先趋上京,遣降者马乙持诏谕城中。壬子,至上京,诏官民曰:“辽主失道,上下同怨。朕兴兵以来,所过城邑负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抚恤之,汝等必闻之矣。今尔国和好之事,反覆见欺,朕不欲天下生灵久罹涂炭,遂决策进讨。比遣宗雄等相继招谕,尚不听从。今若攻之,则城破矣。重以吊伐之义,不欲残民,故开示明诏,谕以祸福,其审图之。”上京人恃御备储蓄为固守计。甲寅,亟命进攻。上谓习泥烈、赵良嗣等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闾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赵良嗣等奉觞为寿,皆称万岁。是日,赦上京官民。诏谕辽副统余睹。壬戌,次沃黑河。宗干率群臣谏曰:“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入敌境,粮馈乏绝,恐有后艰。”上从之,乃班师,命分兵攻庆州。余睹袭闾母于辽河,完颜背答、乌塔等战却之,完颜特虎死焉。

七月癸卯,上自伐辽。

九月,烛隈水部实里古达等杀勃堇酬斡,仆忽得以叛。

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戊寅,命斡鲁分胡刺古、乌春之兵以讨实里古达。

十一月,东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质子增数番代,上不许,曰:“诸质子已各受田庐,若复番代,则往来动摇,可并仍旧。”

十二月,宋复使马政来请西京之地。

五年春正月,斡鲁败实里古达于合挞刺山,诛首恶四人,余悉抚定。

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

四月乙丑朔,宗翰请伐辽。诏诸路预戒军事。

五月,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威州降。

闰月辛巳,国论胡鲁勃极烈撤改莧。

六月癸巳,余睹与其将吏来见。丙申,千户胡离答坐擅署部人为蒲里衍,杖一百,罢之。庚子,诏诸版勃极烈吴乞买贰国政。以吴勃极烈斜也忽鲁勃极烈,蒲家奴为吴勃极烈,宗翰为移赉勃极烈。

七月庚辰,诏威州都统司曰:“自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寻以连雨罢亲征。命吴勃极烈昱为都统,移赉勃极烈宗翰副之,帅师而西。

十二月辛丑,以忽鲁勃极烈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昱、宗翰、宗干、宗望、宗盘等副之。甲辰,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须禀。”戊申,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六年正月癸酉,都统杲克高、恩、回纥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泽州。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败辽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节度使讹里刺以本部降。壬寅,都统杲遣使来奏捷,并献所获货宝。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悉已抚定,续遣来报。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马,俟及秋成,乃图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不可恃一战之胜,辄有弛慢。新降附者当善抚存。宣谕将士,使知朕意。”宗翰驻北安,遣希尹等略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鸳鸯泊,以其子晋王贤而有人望,恶而杀之,众益离心。虽有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遂遣樺碗温等都统杲进兵袭之。

三月,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泊。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冻,不及,获其货宝。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辽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复叛。是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

四月辛卯,复取西京。壬辰,遣徒单吴甲、高庆裔如宋。戊戌,都统杲自西京趋白水冻,吴勃极烈昱袭毗室部于铁吕川,为敌所败。还会察刺兵,追至黄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余人叛去,耶律坦等袭取之。闾母、婆室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疎而还。是时,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统杲遣宗望入奏,请上临军。

五月辛酉,宗望来奏捷,百官入贺,赐宴欢甚。先是,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统杲使阿邻护送赴阙。得里底道亡,阿邻坐诛。耶律捏里遣使请罢兵。戊寅,使杨勉以书谕捏里,使之降。谋葛失遣其子董泥刮失贡方物。

六月戊子朔,上亲征辽,发自上京。遣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辛亥,诏谕上京官民曰:“朕顺天吊伐,已定三京,但以辽主未获,兵不能已。今者亲征,欲由上京路进,恐抚定新民,惊疑失业,已出自笃密吕。其先降后叛逃入险阻者,诏后出首,悉免其罪。若犹拒命,孥戮无赦。”是月,耶律捏里卒。斡鲁、婆室败夏入于野谷。

七月甲子,诏诸将无得还迎,以废军务。乙丑,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人降,因命领之。丙寅,以斡答刺招降者众,命领八千户,以忽薛副之。壬午,希尹以阿疎见,杖而释之。

八月乙丑,次鸳鸯泊。都统杲率官属来见。癸巳,上追辽主于大鱼冻。昱、宗望追及辽主于石辇铎,与战,败之,辽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将完颜蒲黠败契丹、奚、汉六万于高州,勃堇麻吉死之。得里得满部降。昱、宗望追辽主于乌里质铎,不及。

九月庚申,次草泊。闾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抚沿海郡县。节度使耶律慎思领诸部入内地。乙丑,诏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复叛,诱众心,罪在不赦。尚以归附日浅,恐绥怀之道有所未孚,故复令招谕。若能速降,当释

其罪，官皆仍旧。”归化州降。戊辰，次归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圣州降。

十月丙戌朔，次奉圣州。诏曰：“朕屡赦将臣，安辑怀附，无或侵扰。然愚民无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其布告之，使谕朕意。”蔚州降。庚寅，余睹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彦、徐兴、田庆来见。命昭彦、庆皆为刺史，兴为团练使。诏曰：“比以幽、苏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帅师以往，故先安抚山西诸部。汝等既已怀服，宜加抚存。官民未附已前，罪无轻重及系官逋负，皆与释免，诸官各迁叙之。”丁酉，蔚州翟昭彦、田庆杀知州事萧观宁等以叛。丙午，复降。

十一月，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

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胜口，银术哥出居庸关，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取居庸关。丁亥，次奶州。戊子，次居庸关。庚寅，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门，使银术哥、娄室阵于城上，乃次于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尚书刘彦宗奉表降。辛卯，辽百官诣军门叩头请罪。诏一切释之。壬辰，上御德胜殿，群臣称贺。甲午，命左企弓等抚定燕京诸州县。诏西京官吏曰：“乃者师至燕都，已皆抚定。唯萧妃与家属数人遁去，已发兵追袭，或至彼路，可执以来。”黄龙府叛，宗辅讨平之。

七年正月丁巳，辽奚王回离保僭称帝。甲子，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降。诏曲赦平州。又诏谕班勃极烈曰：“比遣昂徙诸部民人于岭东，而昂悖戾，骚动烦扰，致多怨叛。其违命失众，当置重典。若或有疑，禁錮以待。”庚午，诏中京都统斡论曰：“闻卿抚定人民，各安其业，朕甚嘉之。回离保聚徒逆命，汝宜计画，无使滋蔓。”壬申，诏招谕回离保。癸酉，以时立爱言招抚诸部。己卯，宋使来议燕京、西京地。庚辰，宣、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甲申，诏曰：“诸州郡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二月乙酉朔，命撤八诏谕兴中府、降之。辽来州节度使田颢、温州刺史杜师回、迁州刺史高永福、润州刺史张成皆降。壬辰，诏谕班勃极烈曰：“郡县今皆抚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释其罪，更宜招谕之。前后起迁户民，去乡未久，岂无怀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癸巳，诏曰：“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仍令驰驿布告。兴中、宜州复叛。宋使赵良嗣来，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癸卯，银术哥、铎剌如宋。乙巳，诏都统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戊申，诏平州官与宋使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是月，改平州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

三月甲寅朔，将诛昂，以习不失谏，杖之七十，仍拘泰州。戊午，都统杲等言耶麻律麻哲告余睹、吴十、铎剌等谋叛，宜早图之。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闻汝等谋叛，若诚然耶，必须鞍马甲冑器械之属，当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为我擒，无望免死。欲留事朕，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皆战栗不能对。命杖铎剌七十，余并释之。宋使卢益、赵良嗣、马宏以国书来。

四月丁亥，遣斡鲁、宗望袭辽主于阴山。壬辰，复书于宋。师初入燕，辽兵复犯奉圣州，林牙大石壁龙门东二十五里。都统斡鲁闻之，遣照立、娄室、马和尚等率兵讨之，生获大石，悉降其众。癸巳，诏曰：“自今军事若皆中覆，无留滞。应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契丹九斤寨党兴中府作乱，擒之，九斤自杀。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己亥，次儒州。斡鲁、宗望等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泊，获之。其宗属秦王、许王等十五人降。闻辽主留辇重青冢，以兵万人往应州，遣照里、背答、宗望、娄室、银术哥等追袭之。宗望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张觉据城叛。丙寅，次野狐岭。己巳，次落葵冻。斡鲁等以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驸马乳奴等来献，并上所获国玺。宗望以所俘辽主子秦王、许王，女奥野等来见。奚路都统撻懒攻速古、噶里、铁尼所部十三岩，皆平之。又遣奚马和尚攻下品、达鲁古并五院司诸部，执其节度乙列。回离保为其下所杀。辛巳，诏谕南京官民。

六月壬午朔，次鹭窝冻。是日，闾母败张觉于营州。丙申，上不豫，将还上京，命移赉勃极烈宗翰为都统，吴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兵云中，以备边。己酉，次斡独山驿，召谕班勃极烈吴乞买。

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还军中。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浑河北。谕班勃极烈吴乞买率宗室百官上谒。戊申，上崩于部堵冻西行宫，年五十六。

九月癸丑，梓宫至上京。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丙辰，谕班勃极烈即皇帝位。天会三年三月，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天会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开天启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尝所驻蹕之地。皇统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月十月，增谥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

赞曰：太祖英谟睿略，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人乐为用。世祖阴有取辽之志，是以兄弟相授，传及康宗，遂及太祖。临终以太祖属穆宗，其素志盖如是也。初定东京，即除去辽法，减省租税，用本国制度。辽主播越，宋纳岁币，以幽、薊、武、朔等州与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终不能守燕、代，卒之辽主见获，宋主被执。虽功成于天会间，而规摹运为实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呜呼，雄哉。

金史卷三

本纪第三

太宗

太宗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讳晟，本讳吴乞买，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简皇后拿懒氏，太祖母弟也。辽太康元年乙卯岁生。初为穆宗养子。收国元年七月，命为谕班勃极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辅五年，赐诏

曰：“汝惟朕之母弟，义均一体，是用汝贰我国政。凡军事违者，闻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

天辅七年六月，太祖次鸳鸯泊，有疾。至斡独山驛，召赴行在。诏曰：“今辽主尽丧其师，奔于夏国。辽官特列，遥设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划。朕亲巡已久，功亦大就，所获州部，政须绥抚，是用还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

八月乙未，会于浑河北。戊申，太祖崩。

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国论勃极烈杲、鄂王昂、宗峻、宗干率宗亲百官请正帝位，不许，固请，亦不许。宗干率诸弟以赭袍被体，置玺怀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癸酉，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诏诸猛安赋米，给户口在内地匮乏者。南路军帅闾母，败张觉于楼峰口。

十月壬辰，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曰：“今奇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己亥，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闾母及张觉战于兔耳山，闾母败绩。

十一月壬子，命宗望回闾母罪，以其兵讨张觉。壬戌，复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上京路军帅实古乃、婆卢火等。癸亥，宗望以闾母军发广宁，下濒海诸郡县。诏谕南京、割武、朔二州入于宋。娄室破朔州西山，擒其帅赵公真。勃堇斡鲁别及勃刺速破走乙室白答于归化。己巳，徙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于沈州。庚午，宗望及张觉战于南京东，大败之。张觉奔宋，城中人执其父及二子以献，戮之军中。壬申，张忠嗣、张敦固以南京降，遣使与张敦固入谕城中，复杀其使者以叛。己卯，诏女真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皆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叛。

十二月辛巳，饷民间饥息。诏以咸州以南，苏、复州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甲午，诏曰：“此闻民间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听以丁力等者贖之。”是日，以国论勃极烈杲为诸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勃极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漫都河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壬子，命赏宗望及将士克南京之功，赦闾母罪。甲寅，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戊午，诏李董完颜阿实贖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贖。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闻贖之。”癸亥，以东京比岁不登，诏减田租、市租之半。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夏国奉表称藩，以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录涿西之地与之。丙子，贖宋书，索俘虏叛亡。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驛。

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庚寅，诏命给宗翰马七百匹、田种千石、米七千石，以贖新附之民。丁酉，命徙移懒路都勃堇完颜忠于苏濒水。乙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丙午，宗翰乞济师，诏有司选精兵五千给之。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诸阙员，可选动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

三月己酉朔，命宗望以宋岁币银绢分赐将上之有功者。庚戌，叛人活勃带降，诏释之。宗望请选良吏招抚迁、润、来、隰之民保山寨者，从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计，乞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裁决之。刘公甫、王永福弃家逾城来降，以公甫为广宁尹，永福为奉先军节度使。辛未，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誓表。

闰月戊寅朔，赐夏国誓诏。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间。己丑，乌虎里、迪烈底两部来降。丙午，既许割山西诸镇与宋，以宗翰言罢之。是月，斜野袭通罕昭告牙，走之，获其妻孥群从及豪族。勃堇浑噶等破奚七岩而抚其民人。

四月己酉，以宗翰略西夏及破辽功，赐以十马，使自择其二，余以分诸帅。贖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徙岭东之人。戊午，以实古乃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乙亥，诏贖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宋遣使来吊丧。以高术仆古等充遣留国信使，高兴辅、刘兴嗣等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

五月丁丑朔，上京军帅实古乃以所获印绶二十二及银牌来上。癸未，诏曰：“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丁亥，婆速路猛安仆古以贖罢，以谋克习泥烈代之。乙巳，移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等言：“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鸦、鹄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十四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夺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闾母克南京，杀都统张敦固。

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从多者。壬辰，鹤实答言“离离纳吾叛亡，增其边备，必有异图。”诏曰：“纳我叛亡而弗归，其曲在彼。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虽捷必罚。”乙未，以乌虎部及诸叛族，以昊勃极烈显等讨平之。

八月乙巳朔，以李董乌爪乃等为贺宋生辰使。丁巳，撤离改部猛安维思以贖罢，以奚金家奴代之。六部都统撻懒击走昭古牙，杀其队长曷鲁曷、白撒曷等。又破降骆驼山、金源、兴中诸军，诏增给银牌十。

十月甲辰朔，夏国遣使谢誓诏。戊午，天清节，宋、夏遣使来贺。甲子，诏发宁江州粟，赈泰州民被秋潦者。遥辇昭古牙率众来降。兴中府降。丙寅，诏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命南路军帅闾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路李董完颜阿实贖，以备高丽。戊辰，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言：“辽主从者不过四千户，有步骑万余，欲趋天德，驻余都谷。”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则俟报下。”

十一月癸未，闾母下宜州，拔校桓山，杀节度使韩庆民。癸卯，诏以米五万石给撻懒、实古乃。

十二月戊申，以李董高居庆等为贺宋正旦使。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遣使来贺。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韩资正加尚书左仆射，为诸宫都部署。乙未，夏国遣使奠币及贺即位。宋遣使贺即位。

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丁卯，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

三月乙亥，阿舍勃极烈漫都河薨。丙子，赈奚、契丹新附之民。辛巳，建乾元殿。斡鲁献传国宝，以谋葛失来附，请授印绶。是日，赐完颜娄室铁券。

四月壬寅朔，诏以辽主赴京师。丁巳，南路军帅察刺以罪罢。

五月己丑，萧八斤获辽玉宝来献。

六月庚申，以获辽主，遣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

七月壬申，禁内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奉其丝绵来献，命赏其长吏。诏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其助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甲申，诏南京括官豪牧马，以等第取之，分给诸军。以耶律固等为宋报谢使。

八月癸卯，韩鲁以辽主至京师。甲辰，告于太祖庙。丙午，辽主延禧入见，降封海滨王。壬子，诏有司拣阅善射勇健之士以备宋。

九月壬午，广宁府献嘉禾。癸巳，保州路都学董加古撒曷有罪伏诛，以勃菑徒单乌烈代之。

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以诸班勃极烈朵兼领都元帅，移菑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军帅挾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闾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诏建太祖庙于西京。召耶鲁赴京师教授女真字。戊申，有司言权南路军师鹤实答官吏贪纵，诏鞠之。壬子，天情节，宋、夏遣使来贺。丁巳，以闾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副之，宗望为闾母、刘彦宗两军监战。壬戌，诏曰：“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廩贮之。”宋易州戍将韩民毅以军降，处之蔚州。

十一月庚辰，以降封辽主为海滨王诏中外。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挟兵器，诏勿禁。以张忠嗣权签南京中书枢密院事。

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诸军及宋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战于白河，大破之。蒲苋败宋兵于北口。丙午，郭药师降，燕山州县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丙辰，宗望破宋兵五千于真定。戊午，宗翰围太原。耶律余睹破宋河东、陕西援兵于汾河北。甲子，宗望克信德府。

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戊辰，宗弼取汤阴，大昊攻下浚州，迪古补取黎阳。己巳，诸军渡河。庚午，取滑州。宗望使吴孝民等入汴，问宋取首谋平山者董贯、谭稹、詹度及张觉等。宋太上帝出奔。癸酉，诸军围汴。甲戌，宋使李洙来谢罪，且请修好。宗望许宋修好，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载书称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诸军解围。

二月丁酉朔，夜，宋将军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宗望营，败之。己亥，复进师围汴。宋使宇文虚中以书来，改以肃王枢为质，遣康王构归。师还。壬子，以滑、浚二州与宋。宗翰定威胜军，攻下隆德府。丁巳，次泽州。海滨王家奴诬其主欲亡去，诏诛其首恶，余并杖之。

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

四月癸卯，宗望使宗弼来奏捷。乙丑，耿守忠等大败宋兵于西都谷。

五月辛未，宋种师中以兵出井陘。癸酉，完颜活女败之于杀熊岭，斫师中于阵。是日，拔离速败宋姚古军于隆州谷。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庚戌，宗望献所获三象。庚申，以宗望为右副元帅。

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谕高丽。壬申，出金牌，命李董大昊以所领渤海军八猛安为万户。戊子，以铁勒部长夺离刺不从其兄婆里里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萧仲恭使宋还，以所持宋帝与耶律余睹蜡书自陈。

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宋张灏率兵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刘璘以兵出寿阳，娄室破之。庚戌，宗翰发西京。辛亥，娄室等破宋张灏军于文水。癸丑，宗望发保州。是日，耶律律破宋兵于雄州，那野等败宋兵于中山。甲寅，新城县进白鸟。庚申，突捻取新乐。

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鹤沙虎取平遥、灵石、孝义、介休诸县。己巳，复以南京为平州。辛未，宗望破宋种师中军于井陘，取天威军，克真定，杀其守李遵。

十月，娄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军，辽州降。丁未，天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中京进嘉禾。

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丙寅，宗望自真定趋汴。戊辰，宗翰下威胜军。癸酉，撒刺答破天并关。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军、郑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泽州。宗望诸军渡河，临河、大名二县、德清军、开德府皆下。丙戌，克怀州。是日，宗望至汴。

闰月壬辰朔，宋出兵拒战，宗望等击败之。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庚申，以高随充高丽生日使。辛酉，宋主桓出居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庚辰，诏曰：“朕惟国家，四境虽远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亩未辟，百上略备而禄秩未均，方贡仅修而宾馆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务本业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宗翰、宗使使以宋降表来上。乙未，知枢密院事刘彦宗上表，请复立赵氏，不听。丁巳，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

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

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割地赐夏国。

四月乙酉，克陕府，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统挾懒为元帅左监军，南京路都统闾母为元帅左都监。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归。己丑，诏曰：“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

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构即位于归德。宋杀张邦昌。娄室降解、绛、慈、隰、石、河中、奇岚、宁化、保德、火山诸城。挾懒徇地山东，下密州。迪虎下单州，广信军降。

六月庚申，诏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或见城邑有被残者，不无疑惧，遂命坚守。若即讨伐，生灵可慰。其申谕以理，招辑安全之。悦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停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庚辰，右副元帅宗望薨。汉国主宗杰继薨。

七月甲午，赐宗翰券书，除叛逆外，咸贯勿论。以石州戍将乌虎弃城丧师，杖之，削其官。

八月戊寅，以宋掇，遣耶律居谨等充宣庆使使高丽。丙戌，以宗辅为右副元帅。诏曰：“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

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业试之。”

九月丁未,诏曰:“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辛亥,赐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万户银术可券书,除赦所不原,余并勿论。闾母取河间,大败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挾懒克祁州,永宁军、保州、顺安军皆降。

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刺散可汗遣使人贡。辛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

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帅宗辅伐宋,徇地淄、青。乌林答泰欲败宋将李成于淄州。赵州降。阿里刮徇地洺州,败敌兵,遂取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统韩鲁薨。己卯,赛里下汝州。

六月正月丙戌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宗弼破宋郑宗孟军于青州。银术可取邓州。萨谋鲁入襄阳。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癸巳,克育州。癸卯,闾母克潍州。丁未,迪古补败宋将赵子昉兵。撒离喝败宋兵于河上。甲寅,宋将马括兵次乐安,宗辅击败之,闻宋主在维扬,以农时还师。宗弼败宋兵于河上。

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己巳,移刺古败宋将台宗隼等兵于大名。庚午,再破其军,获台宗隼及宋忠。甲戌,拔离速取陈州。癸未,克颍昌府。郑州叛入于宋,复取郑州。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宗翰复遣娄室攻下同、华、京兆、凤翔,擒宋经制使傅亮。阿邻破河中。韩鲁入冯翔。

三月壬辰,命南路军帅实古乃,籍节度使完颜慎思所领诸部及未置猛安谋克户来上。己酉,挾懒下恩州。

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以本部来附。

六月己未,诏求祖宗遗事。挾懒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真定贼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讨平之。

七月乙巳,宋主遣使奉表请和,诏进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

八月乙卯,娄室败宋兵于华州,讹特刺破敌于渭水,遂取下邽。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遣人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庙。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

九月辛丑,绳果等败宋兵于蒲城。甲申,又破敌于同州。乙丑,取丹州。

十月丙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薨。丁丑,蒲察、娄室败宋兵于临真。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州。庚辰,宗翰、宗辅会于濮,伐宋。

十一月庚寅,蒲察、娄室取延安府。壬辰,驱移懒路。乙未,取濮州。绥德军降。娄室再攻晋宁军,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

十二月丙辰,宗弼取开德府。丁卯,宗辅克大名府。鹤沙虎败宋兵于巩。

七年正月庚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辛巳,吴国王闾母薨。甲午,以西京留守韩企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己巳,娄室、塞里、鹤沙虎等破晋宁军,其守徐徽言据子城拒战。庚午,率众溃围走,擒之。使之拜,不拜。临之以兵,不动。命降将折可求谕之降,指可求大骂,出不逊语,遂杀之。其统制孙昂及士卒皆不屈,尽杀之。甲戌,诏禁医巫闾山辽代山陵樵采。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诏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尚书左仆射高拱罢。

四月,蒲察娄室取郿、坊二州。

五月乙卯,拔离速等袭宋主于扬州。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宗弼败宋兵于睢阳。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

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巩州降。庚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丁酉,阿里、当海、大臬破敌于寿春。己亥,安抚使马世元以城降。甲辰,庐州降。

十一月庚戌,徙曷苏馆都统司治宁州。乙卯,高丽遣使来贡。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败宋副元帅杜充军于江宁。丁卯,守臣陈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卢浑追宋主于明州。越州降。大臬败宋枢密使周望于秀州,又败宋兵于杭州东北。戊戌,阿里、蒲卢浑败宋兵于东关,遂济曹娥江。壬寅,败宋兵于高桥。宋主入于海。

八年正月甲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企先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卢浑克明州,执其守臣赵伯溥。庚申,诏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阿鲁补、斜里也下太平、顺昌及濠州。是月,宋副元帅杜充以其众降。

二月乙亥,宗弼还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

汴京乱,三月丁卯,大迪里复取之。宗弼及宋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

四月丙申,复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是日,阿鲁补战于拓皋,己亥,周企战于寿春。辛丑,娄室战于淳化,皆胜之。醴州降,遂克邠州。

五月癸卯,禁私度僧尼及继父继母之男女无相嫁娶。戊申,诏曰:“河北、河东签军,其家属流寓河南被俘掠为奴婢者,官为赎之,俾复其业。”

六月壬申,诏遣辽统军使耶律昌礼质、节度使萧别离刺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镇。癸酉,诏以昏德公六女为宗妇。

七月辛亥,诏给泰州都统婆卢火所部诸谋克甲冑各五十。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监战阿卢补请益兵。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以闻。诏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克,今使专征陕西,淹延未定,岂倦于兵而自爱耶?关、陕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丁卯,上如东京温泉。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鹤里改路。

九月戊申,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都大名府。辛酉,诸班勃极烈、都元帅杲薨。癸亥,宗辅等败宋张浚军于富平。耀州降。乙丑,凤翔府降。

十月乙亥,上至自东京。齐帝刘豫遣使谢封册。甲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以铁驪突离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

十一月甲辰,宗辅下涇州。丁未,渭州降。败宋刘倪军于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马五等击宋吴玠军于陇州。庚戌,以遥镇节度使乌克寿等为齐刘豫生日使。癸亥,宗辅以陕西事状闻,诏奖谕之。

十二月丁丑，完颜娄室薨。乙酉，宗辅败宋刘维辅军。壬辰，熙州降。

九年正月己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戊申，命以徒门水以西，浑、显、保、懿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辛亥，蒲察鹊拔鲁、完颜忒里讨张万敌于白马湖，陷于敌。癸丑，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立爱为侍中，知枢密院张忠嗣为宣政殿大学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卢补抚定、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四月己卯，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采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

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诸路劝农。

六月壬辰，赐昏德公、重昏侯时服各两袭。

八月辛巳，回鹘隈欲遣使来贡。

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

十月戊寅，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撒离喝攻下庆阳。慕洧以环州降。宗弼与宋吴玠战于和尚原，败绩。

十一月己未，迁赵氏疏属于上京。以陕西地赐齐。

十年正月癸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齐表谢赐地。壬子，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二月庚午，赈上京路戍边猛安民。

四月丁卯，诏“诸良人知情嫁奴者，听如故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往悉从所欲。”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朝京师。庚午，以太祖孙晷为诸班勃极烈，皇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右副元帅宗辅为左副元帅。庚寅，闻鸭绿、混同江暴涨，命赈徙戍边户在混同江者。

闰月辛卯，诏分遣鹞沙虎等十三人阅诸路丁壮，调赴军。

七月甲午，赈泰州路戍边户。上如中京。

九月，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出奔。其党燕京统军使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葛自杀。

十月壬寅，天清节，大赦。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如兴中府。齐使使来告母丧。

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谟为齐吊祭使。癸未，撒离喝请取剑外十三州，从之。部族节度使土古斯捕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来献。

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上至自兴中府。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撒离喝败吴玠于饶峰关。戊辰，取洋州。甲戌，入兴元府。

二月己亥，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诏曰：“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

八月甲申，黄龙府置钱帛司。戊子，赵樽诬告其父昏德公谋反，樽及其婿刘文彦伏诛。戊戌，诏曰：“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元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

十月丙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十一月丙寅，赈移懒路。宗弼克和尚原。

十二月癸未，赈曷懒路。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子，初改定制，诏中外。丙寅，如东京。

二月丁酉，撒离喝败宋吴玠于固镇。

四月，至自东京。

六月甲午，以阿卢补为元帅右都监。

十月庚寅，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于明德宫，年六十一。庚午，诸班勃极烈即皇帝位于枢前。三月庚辰，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号恭陵。五年，增上尊谥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赞曰：天辅草创，未遑礼乐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干知国政，以宗翰、宗望总戎事。既灭辽举宋，即议礼制度，治历明时，继以武功，述以文事，经国规模，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宫室苑御无所增益。末，听大臣计，传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绪，可谓行其所甚难矣。

金史卷四

本纪第四

熙宗

熙宗弘基，纥武庄靖成皇帝，讳亶，本讳合刺，太祖孙，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辅三年己亥岁生。

天会八年，诸班勃极烈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十年，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诸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刺，先帝嫡孙，当立。”相与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四年庚午，诏曰：“尔为太祖之嫡孙，故命尔为诸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诸班勃极烈者，太宗尝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议为储嗣，故以是命焉。